

第二十六章 「南勢番」人的生活

菁萊平原——熱帶景象——人種的特點——政治——農業——陶器製造——村井——建築——簡單的服裝——一種新奇的涼帽——菸草和檳榔——公共浴場——道德和風俗——預測

菁萊平原，在臺灣的東海岸的南部，是大約 4,000 原住民的家鄉。他們已爲漢人所征服，但幾乎還未開化。我到該平原去旅行了幾次，關於他們的情形知道了不少。第一次去的時候，如同前面已經說過，利用了那匹小馬，在那些廣闊、清潔而彎曲的路上愉快地騎行了許多回。

菁萊平原南北長約 30 哩，在山和海之間寬約六哩，是由溪流所帶下來的碎石及爲波浪所衝洗的沙所構成的。沿着海岸是一長片沙灘，沙灘後面是高地，成爲 1,000 多頭牛的牧場。由此再進去，土質是鬆的，有些地方多石頭，但也可供放牧之用。與山較近的地方是深厚肥沃的黑土，大部分是從林木茂密的山上衝洗下來的腐化的植物質所變成的。看山中的急流的河牀可以知道在探險家不敢去的上面的「生番」地方有花崗巖、煤、粘板巖和雲母。

這個平原是我在臺灣島所見過的最具熱帶性的地方。道路非常好，顯然是頗受人費心處理的。在路的兩旁往往長着高大多蔭的常青樹，每隔一哩左右的路設着用竹竿編成的休息所，當挑夫們坐下來休息、吃檳榔的時候，把擔子放在那上面。與臺灣北部的狹路、稻田及不能避免的水牛比較起來，這是很愉快的景象。山上有一公畝不需人工灌溉的旱稻；其次有一片地種着芋，還有野生的靛青、西瓜、甘薯、南瓜、豆類，也有美觀可愛的青草。

在田野中長着一行一行的旃檀樹 (Pride-of-India)，處處有方形的小草亭。鳥在樹枝中間唱歌，太陽照在頭上，令人心曠神怡。

這個「風光旖旎」的平原的居民，大概是臺灣的原住民中之最遲到者。他們和其他半開化的及野蠻的種族一般，是屬於馬來人種的，在某些方面更像南洋群島的現今的島

民。他們的語言是特異的，與「平埔番」及高山「生番」的大不相同。他們完全不懂中國話，沒有自己的任何文化。他們承認中國人的管轄權，有個中國軍官率領一隊兵駐在平原中；但他們不薙髮，也不留辮子。老人都將頭髮剪短；但若干青年則思想不同，以將他們的長黑髮在中央分開為時髦。

他們的政治是部落式的，他們的團體可以稱為氏族，所有的人都分等級，是根據年齡而區分的，共分為九級。第一級是55~30歲的老人，第二級是50~55歲的，以下准此遞降到第九級，就是15~20歲的人。每隔五年，長老團辭職，另行組織新的。其手續先指定一個日子，舉行一哩路來回的競走，以決定誰為新團體的領袖。每個團體都服從較上的一級，每級要擔任特殊的工作。全種族的酋長要由若干個團體的頭目中選舉之。例如某一個團體築路，另一個團體製柳條製品，其他團體也各有分司。如有特殊的工作要做，例如狩獵、收穫、戰爭，則也許由幾個團體合作。年齡及等級較低的人都受上級的指揮。如有人做了不法的行為，上級的人就放逐他，非到六日之後不敢回來。否則，他們要打他，沒收他的財產，驅逐他的家屬，除非召他，不准回家。某天晚上，在加禮宛有兩個強壯的青年表演戲法，以為我和他們自己的娛樂；後來有三個長輩來了，他們立即跑開，表示服從和畏懼。又有一批青年出去打獵，長輩看見他們不與同輩均分獵物，擅自拿走，因而大怒，把他們逐出村去。一兩天之後，有消息傳來說：該種族中的三個人被「生番」殺了，於是把那幾個青年召回來，叫他們參加戰爭。

圖十四 「南勢番」酋長及其部下



「南勢番」的農夫很勤勉，能徹底利用肥沃的土地，種植很多的旱稻、粟、芋及甘薯、玉蜀黍、豆、西瓜、小南瓜等等。他們的主要用具是短柄的鋤頭，在田地上用得很靈巧。不論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學會了這種技術的，該種族中有能製造及修理這種用具的鐵工。

南勢番也製造陶器，混合泥土及做模型都是用手做的。在北部的三角湧（Sa-ka-eng 即三峽），中國的陶器工匠，像巴勒斯坦（Palestine）的人一般，用一個水平的輪子，Thomson 的「The Land and the Book」中詳述着中國陶器的製造程序。「南勢番」的陶器工匠的作風却與此不同，不用模型，也不用輪子。他們掘起泥土，放在木槽中用石杵搗之，加水拌勻；然後拿起一塊，一點一點加上去，做成所需的形式，用手和水使其成為平滑。他們所製的甕很像敘利亞（Syria）及猶太人（Judea）所製者，但沒有那麼高，兩邊各有一個可執的「耳朵」。「南勢番」人常把它們載在頭上；若是空的，則把它倒置，其直徑大約六呎的口子套在頭頂，好像一頂帽子。往往有20~30個女人從公井回來，談笑唱歌，體格強壯，姿態挺直，兩手垂在腰邊，每人各頂一個水甕在頭上，這種情景，就是眼力疲乏了的世界旅行家也會顧視她們的。

人民大部分住在村落中。每個村子四周都有繁茂的竹林，且有一條深濠溝圍着。走進村子的大門，就見有一個無牆壁的長竹棚在一邊，有許多人坐在竹棚裏做各種柳條製品，討論當天的種種問題。附近有個村井，為大樹所蔭蔽，是一個圓孔，深20呎，其上

圖十五 一個「南勢番」的村子



口的直徑足有100呎，向下漸漸狹小，井底的直徑約2~3呎。井邊有個缺口，做成一條較緩的斜坡，當初掘井時是從這條斜坡運泥土上來的，現在則把它用作下去汲水的道路。在井口周圍及這條斜路邊有一條竹欄干。婦女們整天在頭上頂着水甕來往，從這個公井汲取她們所需的水。

他們的房屋都是樣式一律，與漢人的完全不同，在有地板這一點，比後者較好。每座房屋長約50呎、寬20呎，屋脊高12呎，屋簷高僅4呎。他們用籐縛木板，造成氣球似的框架。草屋頂足有二呎厚，比屋簷伸出3呎或4呎，構成低矮的迴廊。這種房屋的構造注重居住者的安適和方便還不如注重抵抗每年吹過平原的颱風。每座房屋都有用籐做的地板，厚約一吋，先將籐條緊密地排列，然後用籐片縛住或編織。這種地板很堅固清潔，離地面高一呎，比漢人家中的泥地面衛生得多。這種地板可用作舒適的牀鋪，實在通常是用作牀鋪的。在房間的一端，有用泥土做的爐竈。屋的兩邊各有一個竹門。人家的房屋都是隨意建築，而不是依照整個計劃，所以凌亂而無秩序。每個人家的門口，至少有一隻饑餓消瘦的狗。

〔南勢番〕的典型的衣裝，是簡單而容易修補的。婦女帶着竹製的耳環，通常纏着一塊腰布。男人則僅以戴耳環而自足，即使不穿什麼衣服，也不介意。婦女也愛用黃銅及其他東西做的手鐲，常把它們擦得光亮閃耀；〔南勢番〕人都不文身，他們也不能說明：這種風俗何以流行於其他番人中間，而在他們那裏則不流行的緣故。

熱帶的陽光很熱，雨也很大；〔南勢番〕因此發明了一種簡單而適用的涼帽。其製造的方法，是用輕木料做一個框子，長3呎、寬18吋，鋪上蘆草的細莖，以籐皮束縛之，中央橫置一條細木棒，兩端各繫一條帶子，以便結在項下。他們在烈日下或雨天俯着工作時，把這種涼帽戴在肩上，可以自由活動或用手工作而不受妨礙。

米是他們的主要食物。吃飯時放一隻大盤子在地板上，全家的人環坐於其周圍，不用湯匙或筷子，而用兩手指及大拇指各自〔拿飯〕，以一塊生肉佐膳，也不用刀子，而是用手指及牙齒吃的。

菸草的栽培很普遍，他們把曬乾的菸葉，捲成6~8吋長、約一吋半粗的雪茄。無論男女都抽煙和嚼檳榔。無論在樹下、在家裏、在路旁或其他地方，都可以看見男人或女人，單獨的或成群的，各帶着一個小葫蘆及幾隻裝菸草及檳榔的袋子，葫蘆裏滿盛着由海貝殼及珊瑚燒成的石灰。他們的嘴很髒，已變成怪樣，好像不知疲倦似地常在吃檳榔和抽煙。這種習慣，不但骯髒，也傷害身體。

然而若以為他們毫不注重清潔，却是不對的，因為有些村子有公共浴場，足資證明。我曾經去看過七脚川（Chhit-kha-chhoan）的一個浴場。那是個有1,000人以上的居民的村子，在峻峭的高山之麓。從一塊巖石邊流出一條澄清的冷泉，供給村民所需的水，也被用為公共浴場。浴場的設備是很簡單的，以兩條竹片做導水管，一條長四呎，另一條長八呎，架得七呎高，把水從巖石引導出來，終年流着不停。沒有房屋、圍牆，他們是在青天白雲之下洗澡的。可是這種浴場也有一種規律：就是男人及女人各在外面的及裏面的一條泉水下沐浴。終日有人來往，絡繹不絕。婦女們提着水甕，充水之後放在地上，到水流下面去立、坐或蹲着，隨意嬉笑閒談，直到興盡之後或有其他事情要做時

，纔又提起水甕，頂在頭上，遙逍地唱着歌而回去。

在「南勢番」人那樣的社會中，是不必講究生活的風趣和禮貌的。他們還未與基督教文明相接觸，沒有思想和反省的習慣，所以沒有自覺和羞恥的觀念。他們沒有聽到過上帝的名號，也不知道上帝的恩典和教訓。他們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他們的自然崇拜不能爲他們贖罪，不能使他們成爲高尚。他們的心中有無數的迷信，他們不能想像有看不見的、毋須恐懼的真神，而以爲到處都有殘忍兇惡的妖魔，惟恐他們作祟，不得不侍奉他們。他們沒有祭司、偶像或寺廟。因爲他們的平原與外界的交通不便，沿海岸南下的航行危險，所以要向他們宣傳基督教似乎需要一個特殊的佈道團。在臺灣北部的比較有持久性的城市和部落中還有許多發展的餘地，而對於這種日漸衰敗的種族費太多的氣力似乎是不智的。他們現在一方面受高山「生番」的連珠槍和長槍的威脅，一方面受漢人的貪婪和詐欺之侵害，對於「生番」或文明人都沒抵抗的能力，實難維持其生存。

「南勢番」的前途是不難預料的。他們沒有社會的恢復力，不能吸收外面的新文化，將與東方和西方的許多野蠻人種一般，一經與文明人接觸，就不免死亡。況且有漢族的兵士和商人在奇萊平原中到處輸入煙酒和荒淫的風氣，已在釀成大害。「南勢番」不但智力衰退、道德缺乏，連身體也日漸枯瘦敗壞了。